



老神父的計畫—輔仁的故事

492012122 方安堯

一位老神父站在空蕩蕩的平地上，吆喝著一群年輕人，拾起一顆顆的石頭粒兒，汗如雨下，在陽光中。大家不清楚他的計畫，只是被半哄半騙而來，做著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心裡有點怨言，可是又有點好奇，老神父到底要做什麼？午後的一抹陽光慵懶的灑在文華樓的迴廊上，是那樣的恰到好處的淡黃，迴廊上空無一人，連空氣的流動都顯得寂靜。從一〇五教室可以斜眼看到外面的景色，看午後光與影的交織，斑斑點點的落在走廊的

四周，氣氛總是緩慢的，連老師滔滔的上課聲都消融在午後的靜謐裡。許多青年人直起背桿，用手拍拍發酸的背，這樣在陽光底下撿石子，眼睛總有一點發昏。老神父滿意地看著一大片圍起來的圈子，很高興的誇讚了青年人一番，老神父心裡盤算著眼前這片不毛之地可能不久之後就可以長出青青的草來了，他哼著讚美的詩歌，愉悅地離開了。眼睛往門外一瞧，有幾隻灰白鴿子，低著頭說著聽不見的悄悄話，輕輕巧巧的走在屋簷邊上，

多麼希望我也是隻鴿子，能踩著快節奏的十六分音符，在教室外漫遊。淺淺的光影緩緩地伸進了教室，顏色逐漸加深，深成一種復古陳舊的銅黃色。

民國初年的動盪，在蔣中正誓師北伐期間，北洋政府准予試辦大學本科，並改公教大學之名成為輔仁大學，文科在當時就頗具規模，有中文、歷史、哲學、英文四科。前公教大學則是由當時有名望的天主教人士馬項伯和英敏之先生上書羅馬教廷，請求來華設立天主教大學，並於民國十四年取名為「輔仁社」而成。之後隨之

而來的七七事變，北伐嘎然而止，一聲炮響，在蘆溝橋粉碎了和平，全國一致抗日，本校由於國際的關係尚能在北平正常運作。抗日勝利的喜悅卻敵不過共軍三次致命的襲擊，一退再退，大陸一夕間的失守，民國三十九年中共教育部正式接辦輔仁大學，並於民國四十一年將經學院併入為北京師範大學之一部，關閉了學校。教室裡的顏色突然有了時光的流轉，一層層被染上了紅色的表皮，一染就是一整棟，是打翻了歷史中紛擾歲月記憶鮮明的紅墨水，絲絲嗅出了一點槍林彈雨的血味，暗紅色，是正統的暗紅色。



不只一位老神父心裡有著計畫，應該說有三個修會有許多人也有在不尋常的計畫著，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當年北平貝勒府的景況，亭林小橋流水造景之美，風聲樂聲讀書聲春滿杏壇之景，可是烙印在許多記憶的篇章裡，畫作優美的詩句，也許成了那位老神父嘴裡哼的曲調。

由於有了共同的理想，在民國四十八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准予輔仁在台復校，任命于斌總主教為第一任校長，在聖言會、中國主教團和耶穌會的努力下，輔仁大學終於能重建在台北了。

紅磚瓦的文華樓一直屹立在歷史洪流之中，從一片荒蕪中興建起來，是復校以來的第一棟，是驕傲的紅，是最有中國傳統精神的一棟，誰能知道瓦片上紀錄著時代的故事，有多少人真正撫摸過磚瓦，又有多少人只是從前面走過、頭也不回呢？我在教室望著遠方的紅，胡亂想著。

在台北縣新莊鎮盤營里選了三十餘甲地為校址，興建了第一棟建築物—文華樓。隸屬於中國主教團，這裡興起的建築物是脫不開紅色外皮的，有積健樓、文開樓、文友樓、冠五樓和正宗的文華樓。雖然隨著時光的洗滌，紅色成了淺紅，牆壁上用白磚鋪排了一個「華」字添了幾許藝術的氣息。



老神父的草坪長出了一些翠綠的草，愈長愈多，愈長愈盛，並且隨著輕風搖曳著。在草坪和文華樓之間有一個長方形的大池子，噴著嘩啦啦的水花，池底下有很多爛泥，泥上有著千嬌百媚、亭亭靜植的荷花綻放著，荷葉田田之景，常讓人流連忘返，也締造些許佳偶，在那個荷花繁盛的年代，花前吟詠作詩、嬉戲，花兒們最解風趣。淙淙的噴泉聲迴盪在教室裡，和著老師講課的

聲音在午後，如夢境中遠方的呼喊，時遠時近，下課的鐘聲還是很吝嗇的不願意發出一點聲音，如果你問我對荷花池的印象，我會告訴你是一群貪吃的魚兒爭先恐後的想吃一口丟入池中的麵包，濺起一池的水花，遠方的烏龜可憐又無奈的搶不過魚兒。



曾聽說系上有幾位頗有功夫的老師，假想應該架個擂台來比武一下，如果有輕功能在荷葉上不沈的話那就更加有看頭了，到時候再來個鑼鼓喧天，一定熱熱鬧鬧的。上學期的詩詞吟唱比賽，大家都卯足了勁，穿著旗袍，手裡拿著扇子或絲巾在荷花池畔排練了一場又一場，口裡唱著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腳上踏著小步伐，頭也像古人一般不自主的搖晃了起來，打直腰，細聲細語的唱了出來，練到一輪明月悄悄地升上了天，倒映在荷花池的水面上，還閃著一顆顆的星，眨呀眨的。我想那池底下一定沈澱著許多彩虹般的夢，一屆屆學生的青春回憶。

鴿子一隻隻飛離了屋簷，也離開了我的視線。猶記得我第一次踏進文華樓的那種陌生，是陰雨的天氣，天空藏著滾滾的灰濤，一切都霧濛濛的，什麼都看不清楚，只知道往文華樓前兩排圓圓矮矮的樹歡迎著我，葉梢上點綴著新綠，沒想到我接下來的日子都是在文華的一樓中度過。

鐘聲突然驚醒了，毫不猶豫的叫了出來，大家快速的收拾了書包，我往窗外望了一下冠五樓，想像那曾經是洗衣部的地方，有來來往往的新衣和舊衣，宿舍餐廳的人潮是一直高朋滿座的，還有幾隻校狗在追逐，我輕輕闔上了書本收拾起回憶，背著書包走向了門口，印入眼簾的是那一大片翠綠的草坪，有幾位老先生灑著飼料，鴿子咕咕的在草叢間穿梭覓食，陳舊的腳踏車在夕陽金黃下靜止不動，我輕快的穿過走廊，走向草坪，許多不知名的小花開滿了四周，葉子上都斟上了一小酌夕陽調的酒，站在草坪上彷彿又想到了那一位老神父，站在一無所有的平地上召喚著學生，陽光下閃耀著熠熠白髮的景象和他當時神秘的計畫。

那荷花呢？自從把池底下用磁磚鋪起來之後，荷花就不如之前的盛況了，漸漸凋萎成了魚的天下，但是午後餵魚的活動大家卻樂此不疲。曾經入池游泳要伸手撥開荷葉的趣聞，也成了老師們嘴裡津津樂道的回憶罷了。現在池裡僅有一些幼小的荷葉試圖要張滿整座池子。去年冬天，那群滿池子的魚兒突然一夕之間翻白了肚子，隔天空氣中瀰漫著太陽曝曬下之後的死魚腥味，驚動了整個文華樓，大家無不伸出頭往外看，交頭接耳的談論著，並同心合力的搶救尚存的烏龜，有一種詭異的氣息流竄著，沒有人敢確定到底是怎麼回事，只有工友載走了一桶又一桶的死魚，數以千計的魚，連撈魚的阿婆都搖頭嘆息。大家心裡都有著一種淡淡的、莫名的哀傷。

池子又經過了幾次修整，一度佈滿了浮萍，把烏龜都莫名其妙的染成了草綠色，站在池中的石上，乍看之下還以為是一塊石上的大青苔，可惜這塊青苔可是會移動的，害我忍不住噗嗤的笑了出來，憐惜烏龜沒有辦法撥去他背上的浮萍，只能整天背著他們四處游水，在綠油油的水中。